

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第八四七號

據清・張鵬翥等修，熊松之等纂
同治十年刊本

影印

江西

高安縣志



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高安縣志卷之六

減浮疏呈二

崇正元年高安里民彭惟先袁躍等辨述餉疏

爲都官說謊欺君彼邑無端受罰謹直陳遼餉免派之由乞勅嚴行勘究以訛欺詐以存子道事臣等生居瘠土昔國初奸民黎伯安虛增糧六萬餘丈昔丈量時遭金通判縮丈足額之害及虛知縣一則重派之科以至賦重民貧流亡死徙日削力懶背鄙苗三百餘里今二百餘里矣昔編民七萬餘戶今五萬餘戶矣徵輸不前官累參罰先督守茲工首及監兌者或條陳或畝疏無不扼腕痛心爲疲民請命及民人王乾等叩閭號苦俱

奉旨下部都御史王佐特疏具題以高安比照陝西上
疲此豈私高安不過念此窮民而寬恤其萬一也故歷
來征倭征播綏紗宗祿等項獨蒙免派遵行已久至萬
曆四十六年奉旨加派遠餉戶部咨行撫按惟時藩司
議詳都御史包見捷御史張銓叅稽七十五州縣或減
或免或輕或重不等高安亦在免派刊榜通行曉諭何
主謀營求之有迨天啟三年豐城鄉官楊惟相等具揭
院司將豐城餉銀五千五百五十五兩扯派通省七十
州縣分輕每糧一碩或五分三四分或數釐而于高安
派二分隨經府縣議詳蒙糧儲道汪起鳳批加派各縣
窒碍難行止爲豐城請免申詳都御史房壯麗巡按御

史謝文錦題減豐城遠餉奉旨下部戶部不允復行撫按酌處搜括抵補彼時無獨扯高安之議無行賄飛灑之說不意天啟六年惟相以淮揚運判齋捧入賀賄附權璫魏忠賢營蹤刑部主事見邪徑有效與近日借題害人得美官動捏多贓以中東廠遂昧本心竟違前揭獨扯高安捏稱行賄飛灑具疏入告邀有權璫中旨彼時通縣百姓劫于璫威有口難言棄家逃竄蒙都御史郭尙賓御史曹谷批委撫州府推官薛振猷廣信府推官陳乾陽會議惟相大言挾制曰我在東廠擺布已定方出都門致兩推官不忍誣枉申繳郭都御史不得已而語惟相當爲子孫計明謂鬼神難欺不可枉陷無辜

不料惟相反以爲憾乘郭都御史忤璫削籍遂揚揚入京行至淮安聞逆璫事敗懼禍及已則又中途託病回家尋倖漏網復卽驅車北行進止詭秘其人可知且謂鄉人謂其媚璫殃民硬口昧心復遼餉漏派愈多之疏冀以掩飾前疏媚情中間誣稱郭都御史爲徇私已故鄉官朱吾弼爲主謀糧書張樞張機爲受賄夫吾弼立朝居鄉風節凜然平生擊奸除弊有聲海內而肯主賄胥役乎尙賓巡撫江西不肯殺人媚人正見公道而可橫加詆毀乎卽云高安知縣胡承謨具有申文現在司道正可覆按夫本官授事地方四載厯俸五年正當入覲考選之期苦以事難加派住俸受累彼時不得已而

具文者不過請命司道開倅耳何嘗小民肯加派縣官
肯任征也此朝廷有公論鄉黨有公評非愚所敢置議
惟謂高安地畝二萬三千餘頃應派遼餉二萬餘兩于
豐城爭有無不爭多寡不知高安偏重之苦辱瘠之區
何敢望豐城哉高安實田九千五百二十五頃七畝二
分比豐城少田二千六十二頃五十餘畝而疏稱高安
二萬三千六百餘頃者不過槩舉一萬一千餘頃原不
派糧之荒山勝地數目以聳聽耳又况豐城地多高安
一百三十里糧多高安四千餘石乃至歲派折色高安
多豐城銀六千六百餘兩歲派兌米高安多豐城一萬
三百餘碩是豐城地廣田饒糧多而銀米反少高安地

窄田縮糧少而銀米反多正賦役全書首載糧例內稱
通省賦繁則重無如高安民力疲困委不能堪者也方
將望恩求減豈能額外復增乎撫按上奉簡書下蘇民
困與司道諸臣苦心竭力斟酌肥瘠爲高安之民畱一
線生路正爲平準已荷皇祖優恤遵行數季今乃欲使
庭羸垂絕之人分任強鄰之擔撫按持公道誣以徇私
司道遵舊案誣以吏弊使公祖吏胥杜受其羅織官受
參罰民供魚肉此尙有天日哉臣等草莽殘生萬里叩
闕情非不得已念江西數百年來兩院司道俱憐高安疲
困卷案疊存豈皆受賄今日何等朝廷何等臣工地方
事不付之地方撫案而誤中惟相拖累之計匍匐來京

彼惟相現任刑曹不難箝制一省前後之公祖何難挾制一時同事之寮友臣等知必爲蠹粉矣所恃者堯舜在上天理王法終不泯耳伏乞聖明憐念併勅該部虛公勘究施行幸甚臣謹冒死奏聞奉旨該部卽行彼處撫按從公勘議具奏

崇正二年巡

按江西魏照乘范復粹

題允高安量分遼餉疏

爲遵旨查議遼餉事據江西布政司呈奉職衙門案驗准戶部咨專理新餉山東清吏司案呈奉本部抄出刑部主事楊惟相奏爲吏弊受賄飛灑遼餉漏派成逋上違明旨下累疲民事又准咨開據高安縣百姓彭惟先等奏爲鄰宦說謊欺君疲邑無端受禡謹直陳遼餉免

派之由乞敕嚴行勘寃以誅欺詭以存子遺事各爲速
餉緣由具題奉明旨備咨前來就經備案行司移會督
糧守巡各道轉行南瑞二府查勘去後節奉院檄嚴催
今據南昌府知府彭期生會集瑞州府署印推官徐登
瀛南昌府推官沈德滋撫州府推官薛振猷看得云云
緣由申司據此本司左右布政司陳龍光楊翰按察司
何應瑞督糧道周汝弼看得云云等因到職該職會同
巡按御史范看得高安豐城之遼餉互推而無所着落
者計五千五百五十餘金前按院具題均認蓋亦體貼
物理人情之極致而卒未能行一擲數載該部已失餉
銀二萬餘矣所以然者則以蛇足之贓未必有裨于國

而葛藤之議反以致損于餉若以競于起事之原自可
反乎無競之城蓋豐城高安始終以餉起見者也不關
職並不關朱楊二宦也在豐城欲推其所偏重在高安
又不肯認其所原無在豐城以爲王土王民此日並無
得及寬征乃該縣之獨免者何故在高安以爲征倭征
播從來得免加派而昔日之行賄者爲誰在豐城糧本
太重故情急而語不擇音在高安地本上疲故患切而
計不及顧或以意氣相加或以戈矛相尙此曰行賄彼
曰逆黨角口不勝遂至叩閭則情益激而詞寢非職此
故矣明主必欲叩其後之所爭當事者始躊躇四顧莫
敢措手餉銀擔擗實由于此今據詳議仍欲如按院所

題將此五千五百五十五兩五錢五分之遼餉責令豐
高兩邑各認二千七百七十七兩七錢七分五釐于高
安仍各示上疲之意于豐城亦少免加派之苦從此執
功令以核完欠其于餉也不甚便乎至於指名科職原
屬後起當年征倭征播之故事而不逆計其加派之日
久至生紛紜遂失多備此則經承書手之弊也容職等
另行招詳結報伏乞勅下戶部將此互推之金自崇正
二年爲始責令豐城高安各認二千七百七十七兩七
錢七分五釐以後各要按額全完不許拖欠以飭功令
而張樞張機旣無受賄情由容職等另行究招咨達該
部則人心愜而餉有着落矣奉旨戶部知道

太子少保戶部尙書畢等具題戶部欽遵抄出送司案
呈到部該臣等看得自有加派以來臣部雖爲之酌畱
定式而調劑率聽之省直則以風土不齊肥瘠不等槩
難懸坐以取盈也然加派之數止分多寡不分有無則
以軍興孔棘率土同仇亦不至甘苦之縣絕也不料豐
城高安爭餉五千五百五十餘兩兩在相持至主事楊
惟相高民彭惟先舉人朱桓敬等連章累奏言濱寢聰
憂引株連遷延歲月幾成不可結之局今據該省撫按
集士民之輿論各司道府館之公評始知高安免派以
及豐邑多派之故各有原委原無牽累畧加袁益便止
紛囂議將兩邑相爭之數平剖而均認之在高安固有

憲公之義豈曰爲豐邑代勞且累歲息肩亦是勉效涓
渙之日在豐邑苦在原糧之重豈能與高安較量况些
須分減已沾治世蕩平之恩而後虞芮質成可相安於
靡爭之化矣合如撫按議將遠餉五千五百五十五兩
有零責令豐高二縣各認二千七百七十七兩有零務
令按額全完不許仍前推諉以滋拖欠其前遠餉兩邑
互推無所着落者每年五千五百五十餘金除天啟五
年以前已經蠲免無容再議天啟六七兩年既不能執
原額以責成于豐又不能迫已往而分派於高徒費文
移罔裨實用合無仰懇天恩併賜停徵以斷葛藤至于
兩邑各認之數應以崇正元年爲始旣經會題前來相

應覆請恭候命下臣部移文各該衙門一體遵奉施行
崇正二年六月二十二日奉旨這高豐兩縣均認遠餉
依議仍自崇正元年爲始以前兩年准停徵該衙門知
道

崇正十五年徐按院題減浮糧疏

巡按江西監察御史今降二級臣徐養心謹題爲虛賦
累疲剝膚新派勉遵如額顧恩仰體明旨俯察厯卷亟
賜題請案照實則之科芟除浮額之派以蘇重困以救
流亡事案照先據江西分守南昌道署道事驛傳道叅
議兼僉事郭都賢督糧道署道事分巡南昌道僉事羅
起鳳會詳當臣批據瑞州府高安縣經里徐世柏等二

百八十八里遞等連名具呈前事內稱竊以中外交記
普天之下無敢後義高安雖係瘠土首冠江右然諸餉
未完有苦不敢以聞惟諸餉孔棘子遺既以典妻鬻子
含淚告竣有苦反敢不以上瀝察高安之凋疲通省全
書既以重言反覆感慨長太息曲盡矜憐減恤除厯疏
厯案外又除周監兌曾經特疏代免舊例銀兩蒙允免
七徵三外今輪屏秉揆范魏二相公崇正四年同時無
按江西省亦經以達餉特爲高安有從來得免加派之政
乃今日之加派何以比江省獨甚日劄月劄幾已無民
一撥全轉機在此時是用敢臚始末仰祈洞察高安彈
丸不滿百里宋元志載額糧五萬七千二百餘石禍因

國初僞漢劉伍借徵副米六萬有餘大寶既定奸民黎伯安希圖爵賞以僞漢所借之數妄附正數遂據增至一十一萬八千七百餘石混以上聞旋被覺發黎亦棄市商當時浮額無有力爭改正至信賦二百數十餘年此則高安原本之病至今不可救藥者一也夫田出乎里糧視于田今高安僅二百八十里耳試以通省較之其里與田不及高安者無論察里既多而糧不及高安者有七廬陵六百三里糧止五萬四千七百零臨川四百八十八里糧止四萬三百九十九吉水四百三十一里糧止四萬三千五百零永豐三百二十五里糧止二萬七百零鄱陽三百二十二里糧止四萬二千零豐城

三百七十七里糧止八萬五千七百零惟南昌之糧十
萬一千一百石零乃其里則六百三十八二倍有餘于
高安矣又其里與高安相彷彿而糧不及高安之半者
有十新建則僅以四萬七千六百石計新喻則僅以四
萬九千二百石計新淦則僅以三萬六千九十九石計南
城則僅以二萬二千二百石計泰和則僅以三萬三千
六百石計安福則僅以三萬六千一百石計清江則僅
以三萬八千九百石計樂平則僅以三萬二千四百石
計崇仁則僅以三萬六千五百石計樂安則僅以二萬
八千石計他如贛州府十縣糧六萬南安府四縣糧四
萬廣信府六縣糧八萬建昌府四縣糧六萬九江府五